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翱翔的雄鹰

吴连广 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翱翔的雄鹰

吴连广 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翱翔的雄鹰/吴连广著. —南昌:江西高校出版社,
2017.9

(全民微阅读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493 - 6072 - 7

I. ①翱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25553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销售电话	(0791)88592590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3.5
字 数	18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493 - 6072 - 7
定 价	28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- 07 - 2017 - 1177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(0791 - 88513257)退换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辑 大西北的天空

- 胡杨姑娘 /002
- 天给的孩子 /005
- 喀拉托克拉克 /009
- 三个牧羊人的游戏 /012
- 闯入者 /017
- 城堡 /020
- 牧羊人 /024
- 驴子的事 /027
- 恰达克吾买尔江 /031
- 我就是想进城看看你 /033
- 晒巴依库尔班 /037
- 寻宝 /041
- 牧羊人与野兔 /044
- 奔跑的野兔 /048
- 寻梦 /051
- 吐鲁洪买买提和他的小毛驴 /055
- 少年与羊群 /058
- 画梦 /061
- 逃出塔克拉玛干 /064



穿越塔克拉玛干的马车 /068

头羊 /071

生活是一辈子要思考的问题 /074

艳遇 /077

丝路驼铃 /080

第二辑 巴音布鲁克草原

三鞭子 /085

父亲 /088

驯马 /091

草原爱情 /094

赛马 /098

翱翔的雄鹰 /101

草原之夜 /104

暴风 /108

飞翔 /111

父亲与鹰 /114

少年与鹰 /117

巴音布鲁克之夜 /120

第三辑 军警天地

- 大漠追凶 /125
老朋友 /129
老兄弟 /132
老对手 /136
便衣老苏 /139
大队长老麦 /142
狙击手左敦江 /145
警花尼沙 /148
土专家 /152
9号军马 /155
老兵 /158
上昆仑 /162
17号兵站 /165
昆仑兵 /169

第四辑 兵团旧事

- 躲不开的目光 /174
弹片 /177

伤疤	/180
妹妹找哥泪花流	/184
冷美人	/187
捡来的便宜	/189
老牛的自行车	/192
老何的褂子	/196
兰金发的秘密	/199
胡杨林里的爱情	/203
光棍连	/207

第一辑

三

大西北的天空



胡杨姑娘

夏天,吉力力从不在屋里睡觉,他就喜欢睡在牧羊小屋的屋顶上。牧羊小屋连个窗户都没有,巴掌大的地方,风都进不来,屋里面实在太热了。

一天持续的高温,终于降下来了。吉力力吃过晚饭,爬上屋顶的时候,天色已经麻麻黑了。他站在屋顶上,迎着夜风向远处张望了好半天。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,反正没有什么事儿,就这样把时间熬没了也不错。可是时间的脚步没有加快一分一秒,还是把他困在牧羊小屋的屋顶上。当他准备坐下时,一撅屁股,一串有粗有细,还有一点疙里疙瘩的屁就溜了出来。他下意识地扫了一眼身旁,并没有人,只有黑咕隆咚的夜色,他忽然嘿嘿地笑了起来。他还想放几个,可是他怎么使劲儿也没放出来。他想,要是在家里,妻子一定会狠狠瞪他一眼,之后再吐一口唾沫说他:阿斯达(天啊),你都多大的人了,啊?管不住自己的嘴,还管不住自己的腚吗?毛驴才像你这样一点也不会脸红。

快半个月没见妻子了。说不想老婆,那是骗人的话,男人哪有不想要老婆的。可是想了也白想,一百来公里的路程不是说走就走的。说真的,就这点路程要是骑摩托车,也就是两三个小时的事。可他走了,这些羊怎么办?他坐在屋顶上,把一根莫合烟卷得又粗又长。点上火之后,那支莫合烟就像一个工作中的红按钮,在他一吸一吐之间,发出很明显的光亮。



一想到妻子,吉力力就有一点浑身燥热的感觉,裤裆里的那东西也不老实起来。他掰起手指头开始算,还有几天才是月底。上次妻子走的时候,说好了,这个月底才带孩子来看他。这一算反倒让他更失望了,还有十几天妻子才会来。他叹了一口气,想躺下,尽快地进入梦乡,如果运气好,还能梦到那个胡杨姑娘。这是吉力力给梦里姑娘起的名字。为什么叫胡杨姑娘呢?他也说不清楚,反正在这四周全是胡杨林,他觉得叫胡杨姑娘最有意思。其实,吉力力还有一个不能告诉别人的想法,那就是,如果哪天在胡杨林里真的碰到一个姑娘,那该有多好,那个姑娘也像梦里梦见的那个胡杨姑娘一样:一双像葡萄一样的大眼睛,让男人一见到就被勾过去;一张比村花阿孜古丽还白的面孔,哪个男人见了都会心痒痒。可他从春天盼到现在,还没有在胡杨林里见到这个胡杨姑娘。他觉得,这是迟早的事儿,只要他天天这么想,终有一天,胡杨姑娘会来见他的。

说来也很奇怪,他每一次梦见胡杨姑娘没几天,妻子就带着小女儿来了。有时他觉得妻子就是那个胡杨姑娘,不然妻子为什么就带着小女儿来了呢?!说真的,每次妻子来时,他都把妻子当作了胡杨姑娘。特别是晚上的时候,他希望天色特别黑,最好伸手不见五指,他也就看不到妻子那张很寻常的脸了。他也在心里问过自己:妻子长得很难看吗?回答是否定的,不难看。可是要和村花阿孜古丽相比就差得太远了。吉力力知道,自己能娶上妻子那样的女人,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对他这个只会放羊的男人,她从来没说过什么,也从不嫌弃他。嫁给了他就像母羊一样生羊娃子,一连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。吉力力说不能再生了,再生我们就养不起了。妻子这才不生了,跑到医院上了个节育环。

可谁不想自己的妻子美得像仙女一样呢!其实,当他第一眼

看到村花阿孜古丽时,他的心就被勾走了。可是他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,他像看着一朵小花开放一样,看着阿孜古丽结婚生孩子。一年之后,吉力力也结婚了。结婚后,妻子就给他找了个放羊的活儿。妻子还说:吉力力,我们要好好地干,别人家有的我们都要有,我就不相信,太阳老是照着图拉洪家。

让吉力力刚结完婚就去放羊,他还是有一些不情愿的。刚结完婚就跑到胡杨林里放羊,见妻子一面都很难。他有时觉得妻子这个女人,就是喜欢和别人比,自己过自己的日子,和别人有啥好比的呢?!图拉洪是村里的首富,家里不仅有大卡车还有漂亮的小汽车。说老实话,吉力力从来没敢想,有一天,自己家的日子也会像图拉洪家一样。几年过去了,他放羊,妻子在家里种地伺候孩子,太阳好像真的照了过来。

吉力力是什么时候进入梦乡的,他已经不记得了,反正数星星数着数着就睡着了。

醒来的时候,天已经大亮了。圈里的羊咩咩地叫着。他打开圈门,羊群像鱼一样冲了出来。吉力力跨上摩托车,把羊群赶向胡杨林深处草多的地方,他才骑着摩托车回到牧羊小屋做早饭。刚吃过早饭,他想歇一会儿再去看羊群。忽然,吉力力听到小小的声音,好像是女儿在叫他爸爸。他像被电击一般地从胡杨树墩上跳起来。可是他又坐下了,他想,是自己太想女儿的缘故,自己出现了幻觉。女儿呼叫的声音再次传来,他也喊了一嗓子:茹仙古丽。

爸爸,快来帮妈妈拿东西呀!是女儿茹仙古丽的声音。

他看到远处胡杨林里老婆抱着女儿,肩上还背着个大包。

妻子一屁股坐在地上说:走不动了。

妻子气喘吁吁地说:昨天晚上,有一辆小四轮拖拉机,说是往



这个方向来,就带着女儿搭了个便车。本来开车的想再送一程的,可碰到一个大深沟过不来,我就带着女儿走路过来了。

到了牧羊小屋,女儿说“困死了”,就歪倒在小土炕上睡了。

看到女儿睡着了,吉力力抱起妻子就往外跑,在一棵胡杨树树下,吉力力铺好毯子,把妻子轻轻地放在毯子上,他一抬头看到亮光闪过,他真真切切地看到胡杨姑娘钻进了妻子的身体。

天给的孩子

那是怎样的一个夜呢?实在太可怕了,黑沙暴突然降临,一点预兆都没有。

那一夜过后,小镇一片狼藉。很多几十年的大树都被拦腰刮断,驴圈羊圈都被掀了个底朝天,东街的一户,驴圈墙也被刮倒了,还把驴腿给砸伤了。还有的人家被沙子埋了小半截。就在大家忙着铲除街上的沙子时,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突然出现了。

这个小镇很小,四周被一圈胡杨林包围着,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小镇人互相都认识,谁家的孩子也都知道,甚至谁家的驴、谁家的羊都不会搞错。可是这个孩子走过来时,谁都不认识。大家停下手里的活儿问:孩子,你是谁家的呀?你的爸爸妈妈是谁?

孩子眨巴眨巴眼睛,望着大家摇了摇头。

你是从哪里来的呢?

孩子还是摇头。

那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呀？

孩子没回答，仍然静静地看着大家。

小镇人面面相觑，这个孩子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，没人知道他的任何信息。这个孩子来得有点蹊跷，小镇距离外界很远，就是一个大人骑马，也要走三天才能见到距离小镇最近的村庄。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呢？这简直就是一个谜，大家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。有人说：不管怎样，总不能让这个孩子流落街头吧。离开我们小镇他也许会死的。

这孩子一定饿了，好心的阿布拉老爹说，帕夏勒罕，你给这个孩子弄点吃的吧！

帕夏勒罕大婶没有犹豫，她扯着很高的嗓门说：恰达克么克（没有问题）。哎呀！昨天打的馕，今天落了一层土。这个该死的黑沙暴，来的时候也不打个招呼，我也好把馕盖起来呀。不过没关系，还可以吃，今天早上我也吃的馕。

阿布拉老爹说：帕夏勒罕，你这个人呀，哪儿都好，就是话太多了，一句话的事情，你可以说上几毛驴车。当当当的，一天要浪费多少口水。

阿布拉老爹，你这样说，我肚子有一点涨（生气）了，长了嘴巴不是光用来吃饭的，也是让人说话的。帕夏勒罕大婶表现出生气的样子，边给孩子拿馕边说：阿布拉老爹，我的口水不值钱，想要多少有多少，不劳烦您操心。

大家都听出帕夏勒罕大婶不高兴了，但是小镇的人都知道她心直口快，心里什么事儿都藏不住，有了就要说出来。帕夏勒罕倒了一碗水，递给那个孩子说：别光吃干馕，喝点水。

这个孩子既不报他的姓名，也不说他父母是谁，大家伙更不知他的家在哪儿。大家再次停下手里的活儿，说：这个孩子怎么



办呀？到哪里找他的父母去！

找孩子的父母，我觉得不现实。小镇的皮匠艾贝杜拉说：我看，我们还是先收留这个孩子，他的父母如果来找，我们就还给人家。你们看，这样行吗？

大家都认为可行，可是由谁家收留这个孩子呢？

阿布拉老爹偷偷朝帕夏勒罕使了个眼色，大家明白阿布拉老爹的意思，说：帕夏勒罕大婶，这孩子长得很漂亮，就留下他给你做孙子吧。孩子吃的粮食和费用，我们会想办法的。

你们这些人呀，心就像胡麻一样小。帕夏勒罕大婶说：一个孩子能吃多少用多少，不用你们这些小心眼儿男人们操心了，这个孩子从现在开始就是我的孙子了。

帕夏勒罕给孩子起了一个名字，胡达拜地（真主给的、天给的）。

小镇有一条小河，常年水流潺潺，也是小镇唯一的生活生产用水来源。夏天，小镇的气温非常高，地表温度高达五六十摄氏度。胡达拜地最喜欢到小河里游泳。好像这个孩子天生就会游泳，跳进河水里他就像一尾小鱼儿，非常畅快地游着。小镇的孩子们也都喜欢到小河里游泳。可是，孩子们发现了一个秘密，胡达拜地游着游着就不见了，隔一段时间，孩子们发现胡达拜地又在小河里游着。

一个好奇的孩子就把这件事说给了爸爸。可爸爸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，对儿子说：你的小脑袋瓜子，不要成天胡思乱想，也许人家去解手了，你没看到；或许，人家潜在水里，你也没看到。有很多原因，都会让你产生错觉的。

可孩子还是觉得很奇怪，他要搞明白胡达拜地到底跑哪儿去了。第二天，大家又都跳进小河里游泳，那个孩子一直观察着胡



达拜地的一举一动。胡达拜地一个猛子扎进水里，好长时间也不见露头。那个孩子没有放弃，依然紧紧地盯着水面四处扫视着。忽然，在下游的不远处，胡达拜地露出了脑袋，之后爬上岸。他看到胡达拜地肚子很大，就像被吹起来的羊皮袋，鼓鼓囊囊，好像肚子里面装了很多东西。一眨眼的工夫，胡达拜地就不见了。那个孩子觉得更奇怪了，他决心一定要搞清楚其中的秘密。这回他连眼睛都不敢眨，一直盯着胡达拜地消失的方向。

就在那个孩子感觉眼睛看累了的时候，他看到胡达拜地一溜小跑地跑回来了。他的身体也恢复了原状，不再是一个鼓鼓囊囊的羊皮袋。这么长时间胡达拜地到哪里去了呢？他去干什么了呢？这都成了那个孩子的疑问。看着胡达拜地又一个猛子扎下去，他知道胡达拜地还会消失。他悄悄地爬上了岸，藏在离刚刚胡达拜地消失地方不远的的一个草丛里。

果然，胡达拜地又爬上了岸，身体好像更鼓鼓囊囊了。胡达拜地跑得很快，就像风一样蹿了出去。那个感觉奇怪的孩子紧跟在他的身后，他怕慢一步胡达拜地就消失了。跑出去了很远，在一片幼小的胡杨林里，胡达拜地停下了，他的身体就像浑身都有眼儿的大水壶，水就从那些眼儿往外喷。这可把那个孩子吓坏了，他惊愕地叫出了声。

胡达拜地听到声音，回头看到那个孩子就在身后，也觉得很突然。很快他镇定下来，对那个孩子说：你不该来，你看到了，我就得走了。

那个孩子说：为什么呢？

因为，我是胡杨爸爸，他指着那些幼小的胡杨苗子说：这些都是我的孩子。

胡达拜地让那个好奇的孩子转过身去。等他转过身，胡达拜

地不见了,可在他的脚下却出现了一湖清水,那个湖很小。

多年以后,那个小湖的四周长满了郁郁葱葱的胡杨。

吾斯曼江·买买提再讲起那段故事时,小镇人还是不信,可那个小湖依然存在于小镇外。

喀拉托克拉克

麦麦提江第一次发觉有人闯进了他放牧的胡杨林时,并没有太在意。他觉得是路过这里的羊群,过一两天就走了。可是一连几天,那群羊都没有离开的意思。他在心里盘算着:莫不是这个家伙看到这里的草好不想走了?他想,该去看看了,是谁想占了这里的草场呢?!

说真的,他不想发生不愉快的事情,可是人家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呢?他不知道。他在牧羊小屋里找了半天,也没找到一件合适的家伙。最后他拿起一根杨木棒子感觉还不错,就向那个放羊的人走去。还没走到那个放羊人的跟前,就冲过来两条牧羊犬,龇牙咧嘴地向他示威。他举起木棒想吓跑两只牧羊犬,却不料,这两个家伙更凶了,几乎要扑上来咬他。他不敢过度挥舞木棒,怕这两个家伙趁机扑上来,他手里的木棒就失去了威力。这两个家伙可不是好惹的,把他的木棒硬是咬去了一块。这个时候,他也进退两难,人与狗就这样僵持着。他现在有些后悔,不该冒冒失失地就来了,这下可好,被两只牧羊犬给缠住了,这要是传到村里,乡亲们还不把牙笑掉了。



喂,有人吗?麦麦提江眼睛盯着那两只牧羊犬,嘴里喊着。

喊了几嗓子,也没有人答话。当他想慢慢往后退的时候,从不远处的胡杨林里传来一个沙哑话语声,谁呀?然后就是唤牧羊犬的声音。牧羊犬听到主人的唤声,扭身向喊声跑去。

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。我是牧羊人麦麦提江。他说。

从胡杨林里走过来一个身材魁梧,足有一米八几的人,一脸络腮胡子,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窝里。看到来人的模样,麦麦提江心里一下子就凉了一大截,别说对付不了那两条牧羊犬,就是面前这个家伙,他也没有一点办法。

哦,是麦麦提江大哥,我还想这两天杀只羊,请你过来一起吃呢。那个大个子牧羊人说。

羊,我请你吃,麦麦提江说,请你换个放羊的地方。

那个大个子牧羊人哈哈笑了起来,说:麦麦提江大哥,这么大的胡杨林,你一个人多没意思,有我给你做个伴儿多好。再说了,就你那一百多头羊,也吃不完这胡杨林里的草。说着大个子牧羊人从腰间掏出一包红河香烟:来,麦麦提江大哥,抽一根。

你那没劲儿,我还是抽我的莫合烟。麦麦提江蹲在地上说:胡杨林里的草确实很茂盛,可茂盛你也不能随便就闯进来呀!这是我们牧羊人的规矩,不能随便闯进别人的牧场,你是刚学会放牧的?这没人告诉你吗?

大个子牧羊人笑着说:知道知道,我刚不是说了,这两天杀只羊,请你过来吃羊肉。

羊肉,今天晚上我请你吃,过几天,你赶着羊群走吧,到别的地方放你的羊吧!看麦麦提江说话的架势,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,他脸上没有一点笑容,眼神一直盯着大个子牧羊人。他抬起头扫视了一圈,缓了缓口气说:我在这里放羊已经十多年了,这里